

鐵血大旗門

中

古
龍
著



古
龙
著



鐵血大旗門

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庄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横江女王蜂.....	(363)
第二十二章	香舟胭脂阱.....	(382)
第二十三章	两女争一桅.....	(400)
第二十四章	留耳不留人.....	(418)
第二十五章	风雨江湖路.....	(436)
第二十六章	铁匠村风云.....	(453)
第二十七章	雷鞭落星雨.....	(470)
第二十八章	小小少林寺.....	(488)
第二十九章	冷语如钢刀.....	(506)
第三十章	男儿重义情.....	(524)
第三十一章	情义难兼顾.....	(543)
第三十二章	劳山觅旧侣.....	(561)
第三十三章	仙女脱衣阵.....	(579)
第三十四章	劳山群英会.....	(599)
第三十五章	一世风流债.....	(617)
第三十六章	碧落赋中人.....	(635)
第三十七章	病维摩拳术.....	(654)

第三十八章	心事逐香尘.....	(672)
第三十九章	世外常春岛.....	(690)
第四十章	叛徒施诡计.....	(709)
第四十一章	隔舱听隐秘.....	(727)
第四十二章	纵死也甘心.....	(745)

第二十一章 横江女王蜂

沈杏白嗫嚅着道：“夫人切莫对出家人如此客气，贫道祇求夫人送至孟城渡头，别的万万不敢打扰。”

华服美妇眼波凝睇，望了沈杏白半晌，轻轻一笑道：“相公若是出家人，贱妾岂非也要以贫尼自称。”

沈杏白面色微变，华服美妇已在他身旁的椅上缓缓坐了下来，笑道：“相公切莫多疑，贱妾等实无相害之心。”

她又自斟了杯茶，浅浅啜了口，接口笑道：“这茶中也没有毒的，贱妾等更从未想到要以毒药害人。”

沈杏白道：“不敢请教夫人……”

华服美妇道：“你不必问了，贱妾等实是在江河上摆渡的，只是费用要比别的渡船贵些……”

她眼波荡漾，面上又泛起了那魅人的笑容，望着沈杏白缓缓道：“虽然贵些，但贱妾等却必定会教客人们花银子值得就是了！”

沈杏白心中微微一荡，展颜笑道：“夫人怎知在下有银子花呢？说不定在下身无分文，夫人又当如何？”

华服美妇咯咯娇笑道：“我那八妹眼睛最毒，看人贫富，万无一失，相公若真的身无分文，她就不会请相公上船了！”

沈杏白心中大寇，暗暗忖道：“看来我艳福不浅，这里原来祇不过是个变相的艳窟而已，我既已来了，何不乐上一乐？”

当下取出锭银子，当地放在茶盘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斜眼望着那美妇笑道：“既是如此，就请夫人教在下看看究竟如何值得。”他自觉已极为慷慨，抛出了锭十两银的银子，自然想捞回本钱来。

华服美妇却连瞧也不瞧这锭银子一眼，淡淡笑道：“香茗本是奉赠，相公既有恩赐，贱妾也祇有代丫环们拜谢了。”

双掌轻轻一拍，便有个十二、三岁的青衣小鬟，憨笑着走了出来，华服美妇道：“撤下茶盘，多谢相公。”

青衣小鬟万福道：“多谢相公赏银，”端着茶盘跑回去了。

沈杏白看得不禁呆了一呆，作声不得。

只见那华服美妇转过头来，轻笑道：“贱妾这渡船上各色享受俱备，姝子们虽然姿色平庸，但还通晓歌舞……”

她望着沈杏白，笑得更是令人心动。

沈杏白冷笑忖道：“这女子想必是要狠狠敲我一记了，我好歹只管叫她开上酒来歌舞幸。少时到了岸上，哼哼……”

当下大笑道：“美人固我所欲也，酒菜亦我所欲也。”

华服美妇秋波微转，手掌轻轻拍了三记。

只听帘幔后环佩叮当，伴着一阵笑语莺声，隔帘传来，七八个身穿各色锦衣的绝色少女，娇笑而出。

方才摆渡、垂绳、端茶来的三个少女，此刻也换过一身织锦的衣衫，夹杂在这一群少女中。

迷人的娇笑，迷人的眼波，还有一阵阵迷人的香气——沈杏白不觉瞧得痴了，连何时开上了酒菜都不知道。

华服美妇转动秋波，轻笑道：“相公，这值得么？”

沈杏白眼睛望着那许多双迷人的眼睛，随口道：“值得什么？”

华服美妇轻轻道：“一千两银子！”

沈杏白喃喃道：“值得值……”突然站了起来，收回目光，睁大眼睛，骇声道：“什么？一千两银子……”

华服美妇微笑道：“不错！”

沈杏白纵声笑道：“夫人莫非是开玩笑么？哈哈，嘿嘿……”

他心里也知道这并非开玩笑，轻笑了两声，便再也笑不下去。

华服美妇淡淡道：“这里一切都出于自愿，你若认为不值，尽可教我妹子们将东西都撤下去。”

沈杏白呆了半晌，只听舱外水声滔滔，转目望去，那一对对迷人的眼睛也变得冷如秋霜。

他只得干笑数声，道：“在下并无此意。”

华服美妇道：“既无此意，便请相公先将银子见赐。”

沈杏白道：“只是在下出门在外，身边那有如许多银子。”

华服美妇淡淡笑道：“八妹，他说他身边未曾带得银子。”

方才那摆渡的少女，此刻已换了套浅紫衣裙，应声含笑走了过来，双瞳翦水，目光微微一转，便仿佛已能看破别人心事。

沈杏白道：“姑娘怎知在下……”

紫衫少女微微摆手，截断了他的语声，道：“你年纪虽轻，但目光敏锐，步履轻健，显见武功不弱，必是久经明师指点的名门高足！”

沈杏白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心中却加深了几分警惕之心：“她们既知我武功出自名门，还要如此作法，显见必也身怀绝技。”

只听紫衫女子接口又道：“你神情举止间，常在无意中流露出一种自得意满之态，想见你家世也必定不错。”

她眨了眨眼睛，接道：“但你却不但不乔扮道士，而又行色仓惶，显见是在逃避追踪，准备流浪江湖。”

沈杏白心头一震，忖道：“这女子果然好毒的眼睛。”

紫衫少女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以你的家世和师承，既然逃亡在外，又不愿受苦，逃亡前必定设法搜罗了批银子，带在身畔，是么？”

她简简几句话，便揭破了沈杏白的隐秘，只说得沈杏白木然呆在地上，良久作声不得。

但紫衫少女那双仿佛足能洞悉无微的眼睛，却仍在瞬也不瞬地凝注着他，嘴角含笑，不住轻轻问道：“是么……是么？”

沈杏白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道：“夫人请将酒菜都撤回去，在下只要渡到孟城，于愿已足。”

紫衫少女咯咯笑道：“你什么事我都看出来，却实在未想到你竟如此小气。”

她左手自桌上取起银壶，右手自壶边取起只银筷，面上笑容未敛，手掌却已将银筷轻轻插入了银壶中。

沈杏白心头微凛，他实未想到这少女意有如此高深的内功。

只听紫衫少女轻笑道：“姐姐们，人家既然看不上咱们，咱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还是走吧。”

少女们望着沈杏白嫣然一笑，轻轻一福，竟都转身走入

了帘幔，华服美妇也轻笑道：“相公只管用茶，贱妾们告退了！”客客气气地走了出去，霎眼间但只剩下沈杏白木立在地上，心中更是惊奇交集。

他见紫衫少女显露了那手惊人的武功，心里以为她必有下文，那知她们竟都如此客气地走了，不但没有丝毫威逼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之色都没有，他一面惊奇，却又不禁暗中松了口气。

转目望去，那一桌丰盛的酒菜仍端端正正放在面前，一阵阵诱人的香气，迎面扑鼻而来。

沈杏白暗暗忖道：“你们既不动手相强，我便不动这酒菜，看你们如何能自食其言，来抢我的银子。”

转念又忖道：“这些女子必定是看我出身名门，是以不敢随便难为我，唉，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呀，此刻我若非有要事在身，怎会随意放过你们？”他看看身边椅上的铁中棠，又忖道：“到了孟城，我便要买艘江船，顺流东下，到船上再好生收拾他，还怕他不说出宝藏的下落？”

他脑海中胡思乱想，想到自己得到宝藏之后的乐事，不禁越想越是得意，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腹中“咕”地叫了一声，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许久未曾有食物下肚了，这念头不想则已，越想越腹饥难忍，到后来简直无法忍受，他大奇忖道：“平日我纵然日夜不食，也不致如此，今日怎地凭地奇怪？”望着眼前那一桌丰盛的酒菜，脑海中只觉晕晕沉沉的，别的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

他努力想将目光望向别处，但眼睛却偏偏不听他的话，时时刻刻不忘在桌上那翡翠全鸡，罗汉扒翅上去扫上几眼。

但望梅虽可止渴，观翅却难充饥，他越看越觉饥肠辘辘，

肚子都仿佛快要被磨得穿了。

他口里咽着唾沫，心里忍不住暗暗忖道：“我若是悄悄在每一样菜中挟一筷子，谅她们也不会发觉。”

当下忍不住悄悄伸出手去……

突听帘幔后有人轻笑道：“这厮的银子，当真是都用药水煮过的么，饿成这副样子，还不肯掏出来。”

另一个少女却苦笑道：“我只望他忍不住时，悄悄去偷吃两筷，到那时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得不拿出银子来了。”

沈杏白心头一凉，立刻缩回了手掌。

只听先前那少女接道：“我别的都不奇怪，就奇怪这厮年纪轻轻，居然也会如此小气。”

第二个少女笑道：“他喝了咱们清肠洗胃的焚心茶，我就不相信他还能支持下去，我真想看看他拿出银子时的样子。”

沈杏白咬牙切齿，暗恨忖道：“难怪我腹饥如此难忍，原来就是那杯茶在我肚子里作响！”

只听帘幔外笑语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碎，仿佛有人笑道：“姚四妹，你那欧阳老三还不回来，你着急不着急呀？”

又一个最是娇嫩的声音笑道：“你先莫要说我，先问问你自己着急不着急就是了，我们要看看他到底会替你带些什么宝贝来。”

另一个较为沉重的声音道：“你两个一个为人，一个为钱，动心动得最快了，还是我们杨八妹好啦，她无论遇着什么人，见到了什么事，都不会动心的。”

沈杏白前面的话还可听清，到后来他简直俄得头晕脑胀，连话都无法听了，忍不住大喝道：“算你们赢了！”

喝声方了，那群少女已嘻笑着奔了进来，一齐拍掌大笑

道：“妙极妙极，这只铁公鸡还是拔了毛了！”

那摆渡的紫衫少女扬八妹，笑着伸出手掌，道：“拿来！”

沈杏白有气无力地自怀中掏出个丝囊，解开丝囊，取出张银票交给了她，苦笑道：“算你们的焚心茶厉害。”

一个面如银盘的绯衣少女拍掌笑道：“看他，看他，他的手都抖了，心里不知多么痛哟。”

杨八妹笑道：“武林中人像你这么小气的，倒真还少见的很。”转首唤道：“秋姑，将酒菜取去热热。”

沈杏白苦笑道：“不热也罢……”

但这时已有个面容苍白，鬓发蓬乱，手里拿着个托盘，腰间围了条粗布围裙的厨娘，垂首走了出来。

她缓缓将酒菜一样样放在托盘里，又垂首走了进去，自始至终，始终未曾抬起过头来，只是不住轻轻咳嗽。

沈杏白目送酒菜，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只听那绯衣少女笑道：“你花了银子，让我唱首歌给你听！”取了个琵琶，轻轻调弄了两下，曼声唱道：

“三更天里冷难捱，红着脸儿不开怀，情郎呀情郎，你为什么还不乘着此刻爬过墙来……”

歌声中，她竟扭动着腰肢，坐进了沈杏白的怀里。

她面上的笑容，永远都仿佛是那么纯洁而天真，但神情举止，却又偏偏是那么妖冶而淫荡。

当着这许多双眼睛，她居然投怀送抱，作尽百般媚态，似乎觉得这本是顺理成章，极为正当而自然的事。

其余的少女，也都围在沈杏白四周吃吃娇笑，她们最天真纯洁的姿态，作出荒唐淫荡的事，非但不觉羞涩，反觉理所当然，仔细一想，这当真是可怕的很。

一个腰肢纤弱，肤白如玉，看来文文静静的杏衫少女，突然轻轻说道：“姚四妹，你弹琵琶弹快些！”

那绯衣少女姚四妹哈哈笑道：“李二姐又要表演了，你眼福倒真不错！”五指一转，琵琶之声，立刻由缓转急。

杏衫少女双臂骤然一分，扯开了胸前的衣襟，纤弱的腰肢，随着急速的琵琶声炽热地扭动起来。

她面上的神情，仍然是那么高雅而文静，甚至没有一丝笑容，但身躯的扭动，却是炽热、急剧，而淫荡。

这圣女的面容，荡妇的身子，最易挑逗起男子的情欲，沈杏白看得目定口呆，仿佛痴了！

突听舱门外“砰”地一声巨响，舱门的帘幔，猛然被人扯了开来，一个身躯威猛的虬髯大汉，狂笑而入。

少女们惊呼一声，歌舞骤然停顿。

只见这虬髯大汉火般的目光四下一扫，纵声狂笑道：“好高兴的场合，看来俺这不速之客到来的颇是时候。”

那绯衣少女姚四妹霍然自沈杏白怀抱中站了起来，瞪起眼睛，大声叱喝道：“天杀星，你来作什么？”

沈杏白心头微凛：“原来这大胡子便是‘天杀星’海大少！”

只见海大少大步走了进来，在当中的椅上坐了下去，跷起左腿，道：“你们这般小娘子，怎地还不回去！”

绯衣少女心里永远记得被这“大胡子”推倒的羞辱，冷笑道：“我们不回去了，你管得着么？”

海大少哈哈大笑道：“横行长江的一窝野王蜂，怎地搬到黄河来了，难道你们真被苏州的那两个小娃儿，赶得无地容身了么！”

绯衣少女姚四妹大声道：“这用不着你管。”

海大少笑道：“俺不要你，你也用不着对俺如此怀恨，乖乖地学温柔些，说不定俺又要你了！”

沈杏妹被他刺中了心病，面上立刻变的飞红，怒骂道：“海大少……的……”别的“女王蜂”早已笑得花枝乱颤。

姚四妹跺脚大声道：“骚胡子，你要死了……”举起手中的琵琶，正要掷向海大少的头上。

那知旁边突然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握住了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接过了她的琵琶，正是那华服美妇已不知何时来了。

姚四妹跺足道：“大姐，你不知道这骚胡子有多么可恨……大姐，你就帮我出出气吧。”

华服美妇淡淡一笑，也不理她，轻轻放下琵琶，转过头来，面向海大少笑道：“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还是这样子。”

海大少见她现身之后，面上便已微微变色，那豪迈的笑声，亦不再闻，凝目瞧了这华服美妇半晌，缓缓道：“人人都道‘横江一窝女王蜂’中的大姐是个神秘的女子，俺也久闻大名了，却想不到是你！”他语声极为平静，但一个粗豪的汉子突然说出如此冷静的言语，反倒有些可怖。

那些少女们面面相觑，都不禁呆住了，谁也未曾想到她们的大姐竟和这“天杀星”海大少不但认识，而且还是故友。

沈杏白到现在才知道她们便是“横江一窝女王蜂”，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番当真是捣蜂窝了。

只见那华服美妇搬了张椅子，让海大少对面坐了下来，轻笑道：“你我多年不见，你是来看我的么！”

海大少冷“哼”一声，只见一个青衣厨娘，托着几碟香气四溢的菜肴，垂首走了出来。

她轻轻放下菜盘，转身就走，连眼皮都未曾抬过，船舱

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她仿佛根本都未放在心上。

海大少也不答理那华服美妇的言语，巨掌一伸，将菜桌都拉到自己面前，狼吞虎咽，大嚼起来。

沈杏白虽然腹饥如火，但此时此刻，也不能^急夺，只看得他口里暗流唾沫，眼里直冒火星，但他^{纤弱}涵养颇深，口中绝不说话。

华服美妇也在静静地望着他，她既无声，别人自更不会言语，只见顷刻之间，海大少便已将一桌菜吃得杯盘狼藉。

沈杏白忍不住轻轻叹息一声，华服美妇却轻轻笑道：“你若是来看我的，此刻总该说话了吧！”

海大少伸手抹了抹嘴唇，突又仰天狂笑起来，道：“俺来看你，俺为何要来看你……”

笑声顿处，他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俺来这里，只是要告诉你们，江南‘欧阳世家’，虽有不肖子弟，但这家族以忠厚传家，主人欧阳礼，更是位淳淳长者，你们切莫伤害了欧阳兄弟。”

姚四妹冷笑道：“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与我们何关。”

海大少道：“纵是他们色迷心窍，你们也该适可而止！得了人家的银子，就不该再要人家的性命了！”

华服美妇微微笑道：“想不到百年来江湖中最最著名的大盗天杀星，如今也如此慈悲了起来。”

海大少怒道：“你若不听俺良言相劝，迟早必要追悔，至于……你我之间，恩义早已断绝，别的话都不必说了！”

他霍然旋身，刚毅的面容上，也仿佛泛起了黯然的神色。

沈杏白突然站起身来，道：“慢走！”华服美妇亦自轻叱道：“慢走！”两人同时张口，同时闭口！

海大少回转头来，也不望那华服美妇，却向沈杏白道：“少年人，你胡乱唤俺作什？”

沈杏白陪笑道：“在下也要跟着海大侠的船走了……”

海大少目光微扫，沉声道：“走吧！”

华服美妇身子突然轻轻一转，也不见她有任何动作，便已挡住了舱门，柔声笑道：“谁要走？”

海大少瞪起眼睛，厉声道：“你要怎地？”

华服美妇微笑道：“我姐妹的客人，谁也不能带走的，何况……你既然来了，我想留你谈谈！”

海大少道：“俺要带走的人，谁也拦不住。”

华服美妇柔声道：“只有我拦得住，是么？”

海大少厉喝道：“闪开！”

华服美妇声音越来越是柔媚，娇笑道：“我若是不闪开呢？难道你真忍心向我动手么？”

海大少仔细望了她半晌，忽然狂笑道：“你那一套，早已对俺无用了！”挥手一掌，切向华服美妇的咽喉！

华服美妇面容丝毫不变，仿佛早已料到有这一着，纤腰微扭，便把这凌厉迅急的一掌避了开去。

海大少出掌连绵，暴雨般攻出七掌，掌势之轻灵迅快，竟根本不像是如此粗豪的汉子使出来的。

华服美妇道：“你武功走的路子怎么变了。”

语声之中，她纤纤腰肢，窈窕身形，蛇一般在海大少掌影中闪动，脚下寸步不移，便已避开了这七掌。

沈杏白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那绯衣少女姚四妹在他耳畔轻轻道：“你走不了的，还是乖乖坐下来吧！”

突听海大少暴喝一声，双拳齐出！

他掌势突变为拳，招式也突地大变，这双拳击出，当真有石破天惊之势，强劲的拳风，震得四下帘幔不住飘舞。

华丽美妇道：“哎哟，你真的舍得打我？”身子随着拳风退出了舱门，海大少方待抢步追出，只见眼前微花，她又已落叶般飘了过来，娇笑道：“多年不见，你好像胖了些嘛！”玉手轻出，仿佛要去拧海大少的面颊。

海大少招式本已引满待发，但他此刻手掌若是击出，部位正在击向那华服美妇丰满的胸膛上。

他手下微一迟疑，魁伟的身形向后暴退而回，只听身后有人娇笑道：“喂，你怎么要倒进我怀里来了。”

另两只手掌已闪电般左右挥来，正是姚四妹与杨八妹夹击而至，两人招式虽快，掌力却轻，像是和他闹着玩的。

“天杀星”海大少“凤凰展翅”，震出双臂，飞起一足，踢向华服美妇的左胯，姚四妹身子微拧，闪身后掠。

海大少却一手抓起了本在他身侧的桌脚，振腕抡了起来，只听一阵“乒乓”之声，桌上的杯盘碗盏，四下飞出，撞得粉碎，残余的酒菜汤汁，也雨点般飞射了出去，身穿彩衣的蜂女们，虽然娇呼着四下走避，但在这并不十分宽敞的船舱中，身上仍不免沾上几点污迹。

姚四妹尖声呼喊道：“他弄污咱们衣裳，要他赔！”

七、八个彩衣少女，竟齐地飞扑了过来。

海大少三掌震出，击落了一盏明灯，左掌将桌子风车般抡起，口中厉喝道：“少年人，你想逃走怎地不随着俺动手？”

沈杏白呆了呆，心念迟疑。

只听杨八妹冷冷道：“你乖乖站在一旁观战还好，你若胡乱动手，只怕永远也下不了此船了！”

沈杏白脚步方动，立刻又远远退了回去！

海大少双眉转动，怒骂道：“混帐，兔崽子！俺在此为你打架，你却孩子般缩在鼓里……”

沈杏白负手立在一旁守护着卧在椅上的铁中棠，微笑旁观，仿佛这话不是骂他似的。

只见舱房中人影闪动，宛如缤纷落花，七色并呈。

海大少左掌握拳，右掌持桌，点东打西。

他虽已施展开浑身解数，招式有如狂风骤雨，怎奈这些蜂女只是嘻嘻哈哈地在和他游斗，但他却死也不能被这漫天飞舞的玉手拍上一下。

那华服美妇仍然不动声色在守住舱门，微微含笑道：“妹子们，你们切莫伤了他，反正他迟早要倒下的。”

海大少心头一凛：“莫非菜中有毒！”狂吼一声，冲开蜂女们的包围，向那华服美妇扑了过去。

华服美妇笑道：“你要拼命么？”

她悠忽攻出四掌，但招式仍是轻轻飘飘，仿佛并未使力。

海大少叱道：“今日你若将俺害在这里……”

华服美妇轻笑道：“害在这里又怎样？”

海大少虽在奋力而攻，但早已觉得一阵阵不可抗拒的疲倦之意，大大地损伤了他的真力。

是以对方虽然未使真力，他也伤不了对方。

华服美妇与他游斗了十数招，突然轻笑道：“妹子们，他药性已发了，你们都来吧！”

横江蜂女们娇呼一声，嘻笑着扑了上来，竟生生将海大少那庞大的身躯，生生地压倒在地上。

姚四妹哈哈娇笑道：“大胡子，骚胡子，这次看你还凶得